

朱子語類 八十一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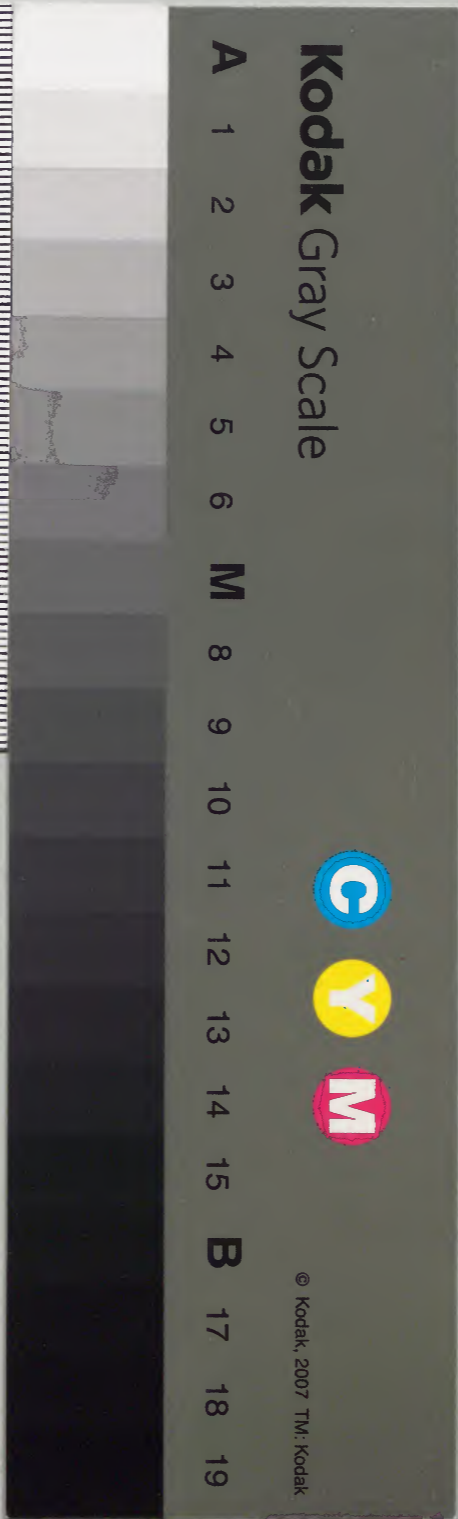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五	六		漢
函	三		書
一	〇		
五	七		
架	冊	號	類

東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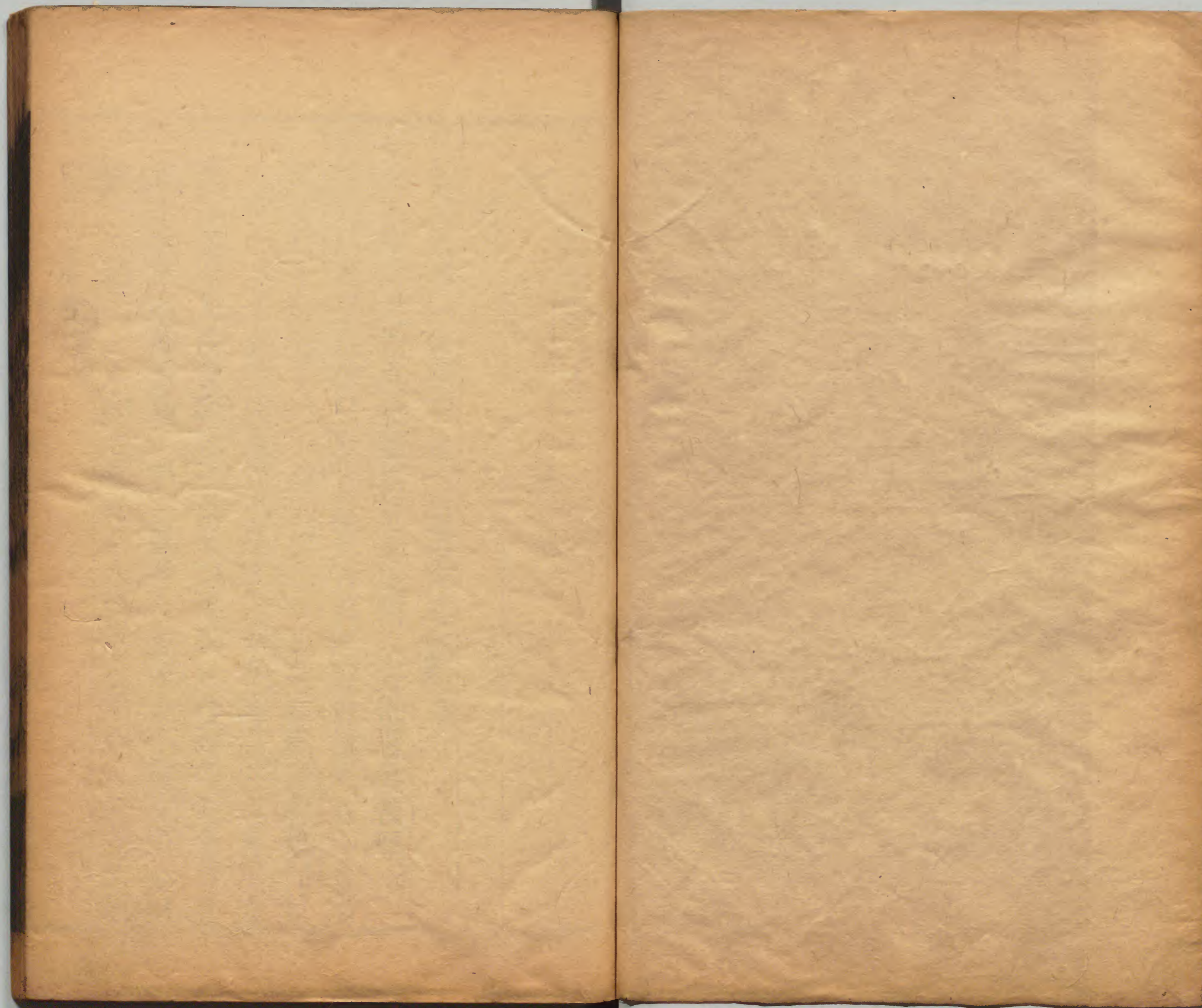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六			
	〇			
	七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19)
函號	298 251

不許帶出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

詩一

綱領

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振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璘

因論詩曰。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也有會做底。有不會做

底。如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譏刺他。到第

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寬。豈不是亂道。如載馳詩。煞有首尾。委

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如鶴鳴。做得極巧。更含蓄意

思。全然不露。如清廟一倡三歎者。人多理會不得。注下分明

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

要胡說亂說。祖道

淺草文庫



問刪詩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賀孫

問詩次序。是當如此否。曰。不見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說豈弟君子。自作賢者。

如洞酌說豈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詩中有可以比並看底。

有不可如此看。自有這般樣子。賀孫。說卷阿與詩傳不同。以下論詩次序章句。

詩。人只見他恁地重三疊四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不知他一

句不胡亂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棫樸一篇。凡有五章。前三章

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德。後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紀

綱四方之德。致得人歸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曰。然

選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一

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

動。文蔚曰。勉勉。卽是純亦不已否。曰。然。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文蔚

恭父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鄭

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有全篇句句是

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欠了一句。前

輩分章都曉不得。某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賀孫

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易直子諒。韓詩作

慈良。方子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

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可學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爲邶鄘衛。曰。

以下論風雅頌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即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去偽

器之間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爲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却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本之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會說得明。却因周禮說幽詩。有幽雅幽頌。卽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



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此與賦又別。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約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爲况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所以爲雅爲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大雅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係者小。大雅是所係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是變用他腔調爾。大抵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關關雎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卽講師說。如蕩詩自是說

蕩蕩上帝。序却言是天。蕩蕩。賚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賚予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卽瞞耶。曰。此是蘓子由曾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以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某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自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誤。不解詩。八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我在何處。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清亂事爾。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卽是譏罵。可以爲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爲刺昭



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尙曰。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大雅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義剛

問比與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興比賦時裏。

面全不大段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爲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楮。以下賦比興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

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人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備



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常看後世如魏文帝之徒。作詩皆只是說風景。獨曹操愛說周公。其詩中屢說。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較別。也是乖。義剛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此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賀孫

詩之興全無巴鼻。振錄云。多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其義。後人詩猶有此體。如青靑陵上榭。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靑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方子。振錄同。

六義自鄭氏以來失之。后妃自程先生以來失之。后妃安知當

時之稱如何。可學。以下六義。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弗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詩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栢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常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



矣。木之

問詩傳說六義。以托物興辭爲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尙有此等詩體。如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止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專在文辭。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着實。見得古人所以作此詩之意。方始於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實。吟咏箇甚

麼。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所載歌詩。多與本意元不相關。問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右之。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祐說。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祐。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右助之。右。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尙然。今併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



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古人祭禮。是大段有節奏。質孫

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志之所之也。止詩之至也。敬仲。以下大序。

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宣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調。如今之唱

曲。合宮調商調之類。

敬仲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國史方子

詩纔說得密。便說他不著。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有病。

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

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小序。不會寬說。每篇便

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着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

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却礙序。要就序。却礙詩。詩之興。是劈頭

說那沒來由底兩句。下面方說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

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

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閑潑曲子。南山有

臺等數篇。是燕享時常用底。叙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

語。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

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會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

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高

大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變風何嘗

止乎禮義。振

問止乎禮義。曰。如變風。柏舟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也。桑中諸

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蓋大綱有止乎禮義者。雷



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只是揀好底說亦未盡淳

詩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說從別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出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詞如是者有十數篇序中都說從別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暮方且相與燕樂而又遠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蓋謂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深思遠固如此至山有樞一詩特以和答其意而解其憂爾故說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藉之以爲樂爾所以解勸他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蓋風俗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爲刺晉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采芣則天子所以答魚藻矣至鹿鳴則燕享賓客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妄矣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棣則燕兄弟之詩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詩以答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燕父



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已見於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爲懽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爲尤甚。既醉。則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詩卽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祇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道夫

詩書序當開在後面。升卿。以下小序。

敬之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序傳。並

在後。京師舊本楊子注。其序亦總在後。德明

王德修曰。六經惟詩最分明。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逐過後。面自作一處。文蔚

詩序作。而觀詩者不知詩意。薛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踈。浩云。蘓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爲得箇解經。



人却不曾爲得聖人本意。是便道不是。便道不是。方得。浩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詩人亦有意思。偶然  
而作者。又其序與詩全不相合。詩詞理甚順。平易易看。不如  
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見葛而思歸寧。序得却如此。毛  
公全無序解。鄭問見之。序是衛宏作。

小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詩。見有王在鎬之言。便以  
爲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類甚多。可學

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  
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  
廣矣之句。便以爲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爲  
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  
見戚戚兄弟。便爲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

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  
論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事  
固不倫矣。况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  
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天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爲后妃  
之所致。而不知其爲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  
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  
此人。必傳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相戲  
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  
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不娶  
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  
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  
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闕疎。亦



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爲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軟慢無氣。未必不是後人所作也。護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

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爲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爲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况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



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亦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說把持放鵬。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爲唱答。行葦與既醉爲唱答。蟋蟀與山有樞爲唱答。唐自是晉末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爲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尙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澁。詩序亦有一二有

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旣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會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着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



也。此是序者大害處。賀孫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序詩者妄誕其說。但疑見其人如此。便以爲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莊姜之詩。却以爲刺衛頃公。今觀史記所述頃公。竟無一事可紀。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無其事。頃公固亦是衛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詩有不美之迹。便指爲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攷者。則但言刺詩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詩人言漢之廣矣。其言已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王之化。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數語却好。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等

人做。不是箇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事是當。如行葦之序。雖皆是詩人之言。但却不得詩人之意。不知而今做義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某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詩本是興詩。卽是興起下四句言。以行葦與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又云。鄭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誘之語。如桑中之詩。云。衆散民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衆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緇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蕭采艾。青衿之類是也。故夫子放鄭聲。如抑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武公爲之以自警。又有稱小子之



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謂之言無疑也。卓

問詩傳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謚號不美者。揆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蕪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箇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某由此見得小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耍指實得其人姓名。於看詩有何益也。大雅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

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繆矣。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矣。辨之頗詳。燁

鄭漁仲謂詩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謚。却附會作小序美刺。振

伯恭黨得小序不好。使人看着轉可惡。振

器之問詩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又曰。叶韻多用吳才老本。或自以意補入。木之。以下論詩韻。問詩叶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古人



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

可學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

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

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

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

和聲也。備用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

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

以降。洪又重之以脩能。耐紉秋蘭以爲佩。後人不曉。却謂只

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詞叶韻。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方子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

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

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

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

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割得此例。然楚詞紛余既有此內美

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爲佩叶。若能

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

也。閱祖

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

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

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

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協音汝也。

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

理。其後來讀楚辭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



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打過去也。義剛。饒何氏錄云中庸奏格無言。奏音族平聲音駿所以毛詩作駿字。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某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辭。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蒙。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女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

謠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哉。

叶音茲。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

戶。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問居。亦多押韻。莊子中尤多。

至於易象辭。皆韻語也。又云禮記五至三無處皆協。廣。

知子之來。劫之。雜佩以贈。入之。此例甚多。作字作做。保字作補。

往近王舅。近音既。說文作邛。誤寫作近。留。

問詩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某又續添減

之。蓋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全

失古人詠歌之意。彈。

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

合處。子升因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

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跡。後世韻方嚴密。見某人好考古字。



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宋之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宋之

論讀詩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

方子。以下總論讀詩之方。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淳

問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實。詩無理會。只是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問變風變雅如何。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依他恁地說。如漢廣汝墳。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寓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好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而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備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



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  
只是說得那人着。義剛

林子武說詩曰。不消得恁地求之太深。他當初只是平說橫看  
也好。豎看也好。今若要討箇路頭去裏面尋。却怕迥窄了。義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求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蓋言

白華與茅。尙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只是說雲漢恁地

爲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

說畧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備

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

之淫亂底詩。若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備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

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去做後。尙

做得不好。義剛

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

其話有未通者。畧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

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

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

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紐捏耳。非通訓也。備

先生因言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略知叶

韻所由來甚善。又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

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它裏面說

得儘有道理。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

可觀其大槩也。錄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僞。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千萬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必大

看詩不要死殺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興底意思。

以下論讀詩在興起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芭。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必大

問向見呂丈問讀詩之法。呂丈舉橫渠置心平易之說。見教某遵用其說。去誦味來。固有箇涵泳情性底道理。然終不能有所啟發。程子謂興於詩。便知有着力處。今讀之。止見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著力。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為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着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蓋為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纔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雖如此說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意。便橫說豎說。都得。今斷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之意。以譽



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亦間有叙賓客答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亦是此意。古人以魚爲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禮載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本一套事。後人移魚麗附於鹿鳴之什。截以嘉魚以下爲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之意。故胡亂解。今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菁莪。淇露。蓼蕭。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賓客。後人却以言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淇露爲恩澤。皆非詩義。故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亦以爲君之澤。不下流。皆局於一箇死例。所以如此。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曰。此與也。此比也。此賦也。興者。人便自作興看。比者。人便自作比看。興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句帶起來說。如何去

上討義理。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人在內。不期依舊從它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中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又曰。變風中固多好詩。雖其間有沒意思者。然亦須得其命辭遣意處。方可觀。後人便自做箇道理解說。於其造意下語處。元不及究。只後代文集。中詩。亦多不解其辭意者。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使君之妻。使君。即羅敷之夫。其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



辭。又曰。夫婿從東來。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使君也。後人亦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好笑處。必大

學者當與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壽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歎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為之矣。人傑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會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

此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用逐日。只睚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耶。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如鄭詩雖滯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女曰鷄鳴一詩。意思亦好。讀之真箇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備。以下

論詩在熟讀玩味

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是草草看過。一部詩只兩三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因說永嘉之學。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闢湊零碎。便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莫道又未是。水之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虚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備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曰。也不會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會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

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會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屬聲說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備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着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咏者久之。又曰。大雅中如烝民。板。抑等詩。自有好底。董氏舉侯苞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不知此出在何處。他讀書多。想見是如此。又曰。



如孟子也大故分曉。也不用解他。熟讀滋味自出。夔孫

先生問林武子看詩何處。曰。至大雅大聲。曰。公前日方看節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春鶯。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又曰。生民等篇。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正相合。義剛

問時舉看文字如何。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要之緊要。是要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則詩亦無難看者。曰。讀詩全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且如子善向看易傳。往往畢竟不會熟。如此。則何緣會浹洽。橫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不得。則何緣貫通。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止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三二百遍。而後能熟。精習讀去。後來却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

時舉

問看詩如何。曰。方看得關雎一篇。未有疑處。曰。未要去討疑處。只熟看。某注得訓詁字字分明。却便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折。其實未曉。只髣髴見得。便自虛說耳。恐不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熟看。時舉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  
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  
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  
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所殺相似。只是殺一  
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所殺。明日重新又殺一番。備  
文蔚泛看諸家詩說。先生曰。某有集傳。後只看集傳。先生又曰。  
曾參看諸家否。曰。不曾。曰。却不可。文蔚

解詩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  
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  
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  
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  
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是不  
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  
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蘓黃門詩說疎放覺得好。振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篇。又有  
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  
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  
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句。它  
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備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然先  
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  
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



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蕪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備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人傑。必大錄云。橫渠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因說東萊改本書解。無關疑處。只據意說去。木之間書解。誰底好看。曰。東坡解大綱也好。只有失。如說人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木之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那鄭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為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褻姒可也。施之賓



客燕享亦待好賓客不得。須循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熾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謚之美惡。有得惡謚。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爲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煨煉得。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他却須結齊國之。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謚法中如墮覆社。曰頃。便將相卅一詩硬差排爲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衛門之詩。便以誘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螢

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亦只自曉得。前輩詩如何可盡解。曰。何况三百篇。後人不肯道不會。須要字字句句解得麼。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諸人說與我意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遍。則道理流通自得矣。或問詩曰。詩幾年埋沒。被某取得出來。做公門看。得恁地搭滯。



看十年。仍舊死了那一部詩。今若有會讀書底人。看某詩傳。有不活絡處。都塗了方好。而今詩傳只堪滅。不堪添。胡沫伯恭說詩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說皆直靠直說。

揚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辨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爲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許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爲一鄉所疾患者。詩人溫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

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楊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着。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爲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已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



朱子語類卷八十一  
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爲我之益而已。簡

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不免且用其說。拱燾

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着語。工夫却在讀者。必大

問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於呂伯恭。風雅之正則爲經。風雅之變則爲傳。如屈平之作離騷。卽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九辯之類。則爲傳耳。煇

朱子語類卷八十一

朱子語類卷八十一

詩二

周南關雎兼論二南

詩未論音律。且如讀二南與鄭衛之詩。相去多少。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不然。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文蔚

前輩謂二南猶易之乾坤。其詩粹然。無非道理。與他詩不同。曰。須是寬中看緊底意思。因言匡衡漢儒幾語。亦自說得好。曰。便是他做處。却不如如此。炎



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春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說詩以爲雜雅頌者。緣釋七月之詩者。以爲備風雅頌三體。所以啓後人之說如此。又曰。興之爲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栢。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藁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詩體也。卓

敬子說詩周南曰。他大綱領處。只在戒謹恐懼上。只自關關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闕。闕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皆

問二南之詩。真是以此風化天下否。曰。亦不須問。是要風化天下。與不風化天下。且要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云云裏面。看義理是如何。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於本文全不識。木之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曰。也未見得是。木之

關雎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明作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天理人欲。方說后妃多失却文王了。今以君子爲文王。伊川詩說多未是。麟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



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賀孫

問曹兄云。陳丈說關雎如何。曹云。言關雎以美夫人有謙退不敢自當君子之德。曰。如此則淑女。又別是一箇人也。曹云。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互說去。如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以紂爲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先生乃云。讀書且虛心去看。未要自去取舍。且依古人書恁地讀去。久後自然見得義理。卓魏兄問左右。芼之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卓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離脫不得。鳥獸草木。今在眼前

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睢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得從他古說道。是鷲而有別之類。

魏才仲問詩關雎注。擊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美。何如。曰。也只是恁地。問芼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象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賀孫

睢鳩。毛氏以爲擊而有別。一家作猛擊說。謂睢鳩是鷲之屬。鷲自是沉擊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擊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



物以起吾意如雕鳩是擊而有別之物若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雕又略不同也時舉

古說關雕爲王雕擊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鷂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雕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浩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問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擊而有別也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爲貴也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耀言其光耳非螢也芭今之苦賈賀孫

卷耳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兮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此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爲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爲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卽便是名也時舉



樛木

問樛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某所著詩傳。蓋皆推尋其脉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泥著。某云。詩人道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比他書。曰。然。可學

螽斯

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所論是全體。方子

兔置

問兔置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可學

漢廣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玃狁。可學

學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淳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賀孫。兔免。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詩傳今

汝墳

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麟趾



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爲比。云卽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義理。曰。此語有病。木之時舉說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似亦不成文理。曰。是。時舉

召南鵲巢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爲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時舉

采蘋

問采蘋。蘋以供祭祀。采泉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恐未必親爲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德明

器之問采蘋。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蘋。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底死說道只爲奉祭事。不爲蠶事。木之

問采蘋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蘋是婦職。以爲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時舉

殷其雷

問殷其雷。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同。可學

標有梅



問標有梅何以入於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紂之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可學

問標有梅之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閒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文蔚

江有汜

江有汜序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因問器之此詩名南詩如何公方看周南便又說名南讀書且要逐處沉潛次第理會不要班班剝剝指東摘西都不濟事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木之

何彼穠矣

問何彼穠矣之詩何以錄於召南曰也是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如頌中儘多周公說話而風雅又未知如何賀

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其夫下王后一等只是一

句其語拙耳麟

騶虞

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苗者葭仁也一發五豝義也必大仁在一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一發五豝者義也人傑



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分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備

邶柏舟

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特舉

陳器之疑柏舟詩。解曰。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辨賦比興之體。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爲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

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閔祖

器之間。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木之

綠衣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爲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正謂是爾。胡涑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戴嬀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深誦嘆之。胡涑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有不能已者。及

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已。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領之。時舉

日月終風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此。時舉

式微

器之問式微詩。以爲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它當



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意。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心看詩人之意。如北門。只是說官卑祿薄。無可如何。又如標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向見伯恭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情處。爲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子升問麗澤詩編得如何。曰。大綱亦好。但自據他之意揀擇。大率多喜澁巧有意者。若平淡底詩。則多不取。問此亦有接續三百篇之意否。曰。不知他。亦須有此意。木之

簡兮

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不得志耳。時舉

泉水

問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時舉

北門

問北門詩。只作賦說如何。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因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可學

問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與烏。不知詩人以比何物。曰。不但指



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時舉

靜女

問靜女。注以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時舉

二子乘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時舉

因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伋壽。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壽

干旄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文蔚

淇澳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煅煉以精。溫



純潔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僂赫咷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文蔚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賀孫

狡童

鄭衛皆淫奔之詩。風雨狡童皆是。又豈是惡君子刺忽。忽愚何

以為狡。振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况忽之所為可謂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浩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况其義。先生詩解取程子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為後戒耳。琮謂鄭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它人之義也。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詩人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為憂忽之辭。則彼狡童兮自應別有所



指矣。曰。却是指誰。曰。必是當時擅命之臣。曰。不與我言。今却是如何。曰。如祭仲賣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琮因是以求碩鼠之義。烏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是詩序悞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托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辭。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答之辭。却干忽與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風。詩序大率皆然。問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却似無用。曰。蘇氏有此說。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漢廣之詩。寧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德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于國史甚事。曰。舊聞先生不取詩序之說。未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詩。琮

江疇問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當時之暴歛於民觀之。爲言亦不爲重。蓋民之於君。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說。聖人言鄭聲淫者。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狡童想說當時



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詩辭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爲之。如鴟鴞云。拮据將茶之語。皆此類也。又曰。此言乃周公爲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聱牙難考。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講張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又曰。古人作詩。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疇彼小星三五在東。釋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東者。是五緯之星。應在於東也。其言全不相貫。卓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斂。蓋暴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寇仇。故發爲怨上之辭。至此若狡

童詩。本非是刺忽。纔做刺忽。便費得無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國最爲淫俗。故諸詩多是此事。東萊將鄭忽淡文詆斥得可畏。賀孫

曹云。陳先生以此詩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狡童。今不與我言。今微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今言狡童不與我言。則已之。曰。又去裏面添一箇休字也。這只是衛人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爲君言也。卓

### 鷄鳴

問鷄鳴詩序。却似不妨。詩中却要理會。其曰鷄旣明矣。朝旣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舊注謂夫人以蠅聲爲鷄聲。所以警



戒。所恃以感君聽者。言有誠實而已。今鷄本未鳴。乃借蠅聲以給之。一夕偶然其君尚以為非信。它夕其復敢言乎。是曰莫是要作推托不肯起之意在否。鄙見政謂是酬答之辭。曰如此說亦可。琮

著

問著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瑤瑛。大抵只是押韻。如衛詩說良馬六。此是天子禮衛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於耳中。為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子蒙

園有桃

園有桃似比詩。升卿

蟋蟀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於晉。而風係於唐。却須有說。曰。本是唐。及居晉水方改號晉。琮曰。莫是周之班藉。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說忒緊。恰似舉子做時文去。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樞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升卿

幽七月

問幽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幽雅。蜡祭息老物。則吹幽頌。不知就幽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



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幽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幽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幽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幽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道夫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爲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攷。如詩之月數。卽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早。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卽孟子之十一月。十月。若以爲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爲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爲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義剛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

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發之類。

是周正。卽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爲舉而迭用之何也。曰。

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

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會用之也。時舉

○無純臣語恐記誤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時舉

鷓鴣

因論鷓鴣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



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  
敢疑。乃是卽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  
公爲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  
正謂此也。曰然。可學

或問。旣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旣殺我管蔡。不可復  
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初是管蔡挾武庚爲亂。武  
庚是紂子。豈有父爲人所殺。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讐者。曰。  
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  
自是人情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監他。做出  
一場大疎脫。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屋裏人自做出  
這一場大疎脫。這是周公之過。無可疑者。然當初周公使管  
蔡者。想見那時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被

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嚼它。乘醉以語言離間之。  
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  
歎。想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于孺子。這都  
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使得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  
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煞有  
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個

東山

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大夫美之一句。便知不是周  
公作矣。曰。小序非出一手。是後人旋旋添續。往往失了前人  
本意。如此類者多矣。時舉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  
之於下。伯兮是也。盡



破斧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新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

不照這例。自恁地說。賀孫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義剛

問破斧詩傳。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語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說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孳孳爲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爲

善。亦有多少淺淡。

淳。義剛錄詳別出

安卿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似未可謂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公多年不相見。意此來必有大題目可商量。今却恁地如何做得工夫。恁地細碎。安卿因呈問目。先生曰。程子言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踏著他關捩了。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著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今只恁地包罩說道好。如喫物事相似。事事道好。若問那般較好。其好是如何。却又不知。如此濟得甚事。因云。如破斧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徒。便是不曉。義剛



先生謂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其不合截得緊了。不知更有甚疑。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銳是粗人。如何謂之聖人之徒。曰。有粗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文理底盜賊之徒。淳破斧詩。最是箇好題目。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淳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礙了。曰。只泥一句。便是未見得他意味。淳

九罭

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辭。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賀孫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畱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為東人願畱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賀孫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方子

狼跋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此典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之說。但程子說得淡。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碩膚。如言幸營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爾。此古人善於辭命處。必大

問公孫碩膚。注以為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



自謙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大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備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必大

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必大

大雅氣象宏濶。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慷慨。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愜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愜切。如皇皇者華。即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備

鹿鳴諸篇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



關雎卷耳采芣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時舉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時舉蘇宜又問棠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闕。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翁。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

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胡泳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棠棣詩章。說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得極好。錄

伐木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乃以酌。曰。某亦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酌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醇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幹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



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壽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必大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

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壽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錫爾

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於此矣。故卒章畢言

之。曰然。幹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

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為言。五

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媿於祖考。下

無媿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

爾或承。先生領之。叔重因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

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時舉

采薇

又說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獫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

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

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

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

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

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於婦人

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時舉

出車

問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關雎詩論。非天下之至靜。不足以配



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太精巧耶。曰。正爲後來看得如此。故削去。曰。關雎詩。今引匡衡說甚好。曰。呂氏亦引。但不如此詳。便見古人看文字。亦寬博如此。錄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爲初出軍時。旆旗未展。爲卷而建之。引左氏建而不旆。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悴。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說雖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還不作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况瘁耳。如此却自平正。伯恭詩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錄

### 魚麗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芾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道夫

### 南有嘉魚

子善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問枸。曰。是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毒。有人家酒房一柱。是此木。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則亦醞酒不成。節

### 蓼蕭

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時舉



六月

六月詩既成我服不失于三十里  
律。方。

采芑

時舉說采芑詩曰。宣王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會大段戰鬥。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時舉

車攻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典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時舉

庭燎

時舉說庭燎有輝。曰。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此是吳村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時舉

斯干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萬  
載弄之瓦。瓦。紡磚也。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為紡磚也。然未可必。時舉

節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它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



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它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義剛

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卽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時舉

### 小弁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爲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爲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集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槩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義理根于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頷之。時舉

### 大東



有饜簋殮有抹棘七。詩傳云興也。問似此等例。却全無義理。曰。興有二義。有一樣全無義理。炎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涿

楚茨

楚茨一詩。夫宏博。如何做得變雅。方子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詞語思靈保兮賢姱。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文蔚

甫田

子善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

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歛一步。著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著實之功。亦何益哉。錄  
驕驕。張王之意。猶曰。暢茂桀敖耳。桀桀與驕驕之義同。今田畝問。莠最硬。捨必大

瞻彼洛矣

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統言之。有說小地名。東京共千里。東京六百里。西京四百里。賀孫

車臺

問烈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先生以為然。且云向來。煞尊得。方子

賓之初筵



問韎韐有奭。韎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韎韐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賀孫

漸漸之石

或問賓之初筵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後。作此自戒也。未可知。卓

大雅文王

周家初興時。周原靡靡。董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文蔚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皆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又問太王剪商。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是此意。曰此事難明。但太王居於夷狄之邦。強大已久。商之政令亦未必行於周。大要天下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太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取。則是武王為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可文王詩直說出道理。振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耶。只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如此。便是帝命之也。確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看來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則其散也。



其死與天爲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別是一理。與衆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箇文王。上上下下。則不可。若道詩人只胡亂恁地說。也不可。子蒙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之意。人傑

馬節之問。無過爾躬。曰。無自過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蓋卿

綿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粗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義剛

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之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廣

棫樸

問棫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此篇與前後數詩同爲稱揚之辭。作序者爲見棫樸近箇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興。何與人及草木。以祈黃耆。是願頌之詞。如今人舉酒稱壽底言語。只見有祈字。便說是乞言。營

棫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來篇。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變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猪肉衆客稱美之意。營俾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以爲無甚義理。



之典。或解云云。先生曰。解書之法。只是不要添字。追琢其章者。以金玉其相故也。勉勉我王者。以綱紀四方故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此是比得齊整好者也。麟詩無許多事。大雅精密。遐是何字。以彙推又曰。解詩多是推類得之。方子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速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

好。人傑。去偽錄注云。道隨事著也。

皇矣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肖伐紂。故曰至德。必大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

歆美止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無然歆美。竊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美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時舉

下武

昭茲來許。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茲哉叶韻。栢梁臺詩末句韻亦同。方子

文王有聲

問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



來朝觀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爾。廣

生民

生民詩是敘事詩。只得恁地。蓋是敘那首尾要盡。下武文王有

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底意思。義剛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

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皆闢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

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不成亦以為非。廣

時舉說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為絕句。蓋作母鄙

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

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發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

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

意會之可也。時舉

既醉

時舉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

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

於此者乎。曰。觀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

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

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

先生頷之。時舉

子舍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銖曰。荆公作向后冊云。唯

昔先王釐厥士女。士女與女士義自不同。蘇子由曾論及。曰。

恐它只是倒用了一字耳。因言荆公誥詞中。唯此冊做得極

好。後人皆學之不能及。銖曰。曾子固作皇太子冊亦放此。曰。



子固誠是學它。只是不及耳。子固却是後面幾箇誥詞好。國朝之制。外而三公三少。內而皇后太子貴妃。皆有冊。但外自三公而下。內自嬪妃而下。皆聽其辭免。一辭惟皇后太子用冊。錄

### 假樂

千祿百福。子孫于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道夫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必如此說。不愆是不不得過。不忘是不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可此詩末章。則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時舉

### 公劉

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問徹田爲糧處。先生以爲徹通也之說。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考之。只曰人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爾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



後至于不窳。蓋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不先不窳。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時舉  
時舉說公劉詩。韞琫容刀。注云。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韞琫之中容此刀也。如何謂之容臭。曰。如今香囊是也。時舉

卷阿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爲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祿。與千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領之。時舉

民勞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以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某以爲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爲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爲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已。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領之。時舉

板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且與明祗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知。賀孫錄云。這裏若有些違



理恰似天。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

但未至怒。道夫○賀孫錄同

道夫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行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

紊其序便是仁曰恁地猜終是血脈不貫且反復熟看。道夫

時舉說板詩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時舉○餘見張子書類

蕩

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其非天之過如女與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涵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



章之意。先生領之。時舉

抑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攷衛武公生於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辭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謂國語非是。浩

抑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且厲王無道。一旦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索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問著。却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以史記考之。武公卽位在厲王死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不是。伯恭主張小序。又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必曾事厲王。若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匪我言

耄。可以爲據。又如謹爾侯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國之度。只是

侯國之度耳。曰喪厥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

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

作文之體。自指耳。後漢侯芭亦有此說。營

先生說抑詩煞好。鄭謂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字礙。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大抵他說詩。其原生於不敢異先儒。將詩去就那序。被這些子礙。便轉來穿鑿胡說。更不向前來廣大處去。或有兩三說。則俱要存之。如一句或爲興。或爲比。或爲賦。則曰詩兼備此體。某謂既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體。既取比體。則不更應又取賦體。說狡童。便引石虎事證。且要有字不曳白。南軒不解詩。道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



軒却易曉說與他便轉。淳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嗚呼小子等語。自呼而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切如磋。方

雲漢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可學

崧高

問崧高烝民二詩。是皆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小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從人馬去也。自勞攘。古人做事。有不可曉者。如漢築長安城。都是去別處調發人來。又只是數日便休。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注家多說是燕安之衆。某說即召公所封燕國之師。不知當初何故不只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

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又却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又曰看烝民詩。及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有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所以傳得這些言語。如烝民詩。大故細膩。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說得好。夔孫。義剛錄。

小異

烝民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



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文蔚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說明哲。

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它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文蔚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卽只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卽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周頌清廟

假以溢我。當從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轉而爲假也。方子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為成王詩。某問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炎

我將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備敬之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節

絲衣

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為尸者。敬仲

魯頌泮水

泮宮小序。詩傳不取。或言詩中既作泮宮。則未必非修也。直卿云。此落成之詩。佐

閟宮

太王剪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臣之義。蓋自其祖宗遷幽遷郟。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封土也。揚

商頌

商頌簡奧。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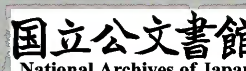
伯豐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攷。安有莫敢不來王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奧古。非宋襄可作。又問頌是告于神明。却魯頌中多是頌當時之君。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此事。曰。是頌願之辭。又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引以為周公如何。曰。孟子引經。自是不子細。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之類。夫子姑附於此耳。曰。思無邪一句。正出魯頌。魯

玄鳥

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齊

長發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修德。又無一日間斷。齊





先子詩類卷八十一  
三十七

問所

文化西子



